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二

吳興姚

鉉

書四摠一十首

論史

荅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 柳冕

與馬植書 劉軻

論史上蕭至忠書 劉子玄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王績 荅王績書 陳叔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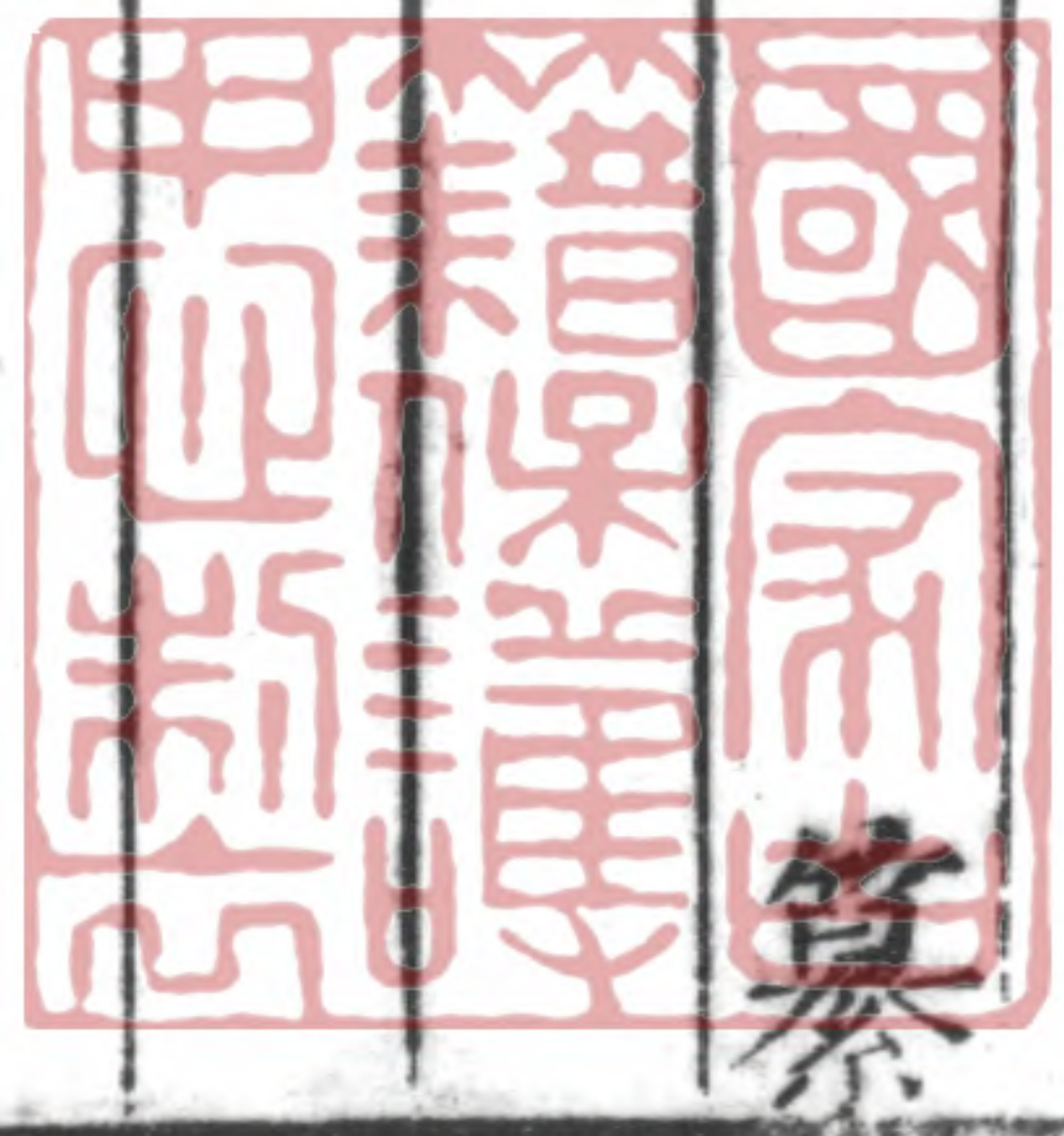
荅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荅皇甫湜書 李翱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柳宗元

與史館韓愈郎中書 元稹 荅元稹侍御書 韓愈

荅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 柳冕

昨暮辱問兼示所寄宇文生書憂深思遠推仲尼之道見天地之心甚善來書之意遠者大者斯盡善矣其愚之所諭者輒備聞見以獻左右宇文生云仲尼因舊史修春秋所記不過二百四十二



年今子長乃軼孔氏而修數千年荒絕之書助以黃老寓託之說仲尼之所二子長之所一仲尼之所難子長之所易美則美矣愚以爲未盡昔大雅喪然後頌聲寢王澤竭然後詩不作諸侯放志處士橫議孔子懼作春秋以一王法於是記言事以爲褒貶盡聞見以爲實辭舉凡例以爲異同此夫子之所見也故書之所聞異同此夫子之所聞也故書之所傳聞異同此夫子之所傳聞也故書之非此三者夫子不書此聖人之志也非當十二公之事聖人以爲易過十二公之事聖人以爲難明矣六經之作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助治亂苟非大者君子不學苟非遠者君子不言學大則君子之德崇言遠則君子之業廣故仲尼歎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敘書即起堯典稱樂即美韶武論詩即首周南修春秋則繩以文武之道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至于幽厲相莊遷迤陵頽斯不足徵也故曰夏禮吾

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是以三千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豈不教尊而後道高師聖而後功倍者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又來書罪子長自序云夫子沒五百年而史記作非聖人而修聖人之名者素王之篡臣也美則美矣愚以爲未盡昔周公制禮五百年而夫子修春秋夫子沒五百年而子長修史記遷雖不得聖人之道而繼聖人之志不得聖人之才而得聖人之言自以爲命世而生亦信然也且遷之沒已千載矣遷之史未有繼之者謂之命世不亦宜乎噫遷承滅學之後修廢起滯以論天人之際以通古今之變而徵遷敘事廣其所聞是軒轅之道不滅矣推而廣之亦非罪也且遷之過在不本於儒教以一王法使楊朱墨子得非聖人此儒之罪也不在於叙遠古示將來也足下豈不謂然乎夫聖人之於春秋所以教人善惡也修經以志之書法以勸之立例以明之恐人之不至也恐人之不學也苟不以其道示人則聖人不

復修春秋矣不以其法教人則後世不復師聖人矣故夫求聖人之道在求聖人之心求聖人之心在書聖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貶是也而遷捨之春秋尚古而遷變古由不本於經也以遷之雄才奮史筆不虛美不隱惡守凡例而書之則與左氏並驅爭先矣苟知聖人之法則知春秋之可興知春秋之可興則君子乎哉宇文生近之矣昔者仲尼門人得其門者然後見宗廟之美升其堂者然後見雅頌之聲入其室者然後見道德之奧雖道有污隆性有深淺然當其所得莫不有聖人之道故言而爲經動而爲教者學也不學而至者無焉故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廣也不遊聖人之門不知道德之富也今大雅既隱賢人隨之苟非君子孰能知道宇文生居於今之世行於古之道君子以爲難前志之所遺此子之所得君子以爲難爲僕謝之夫言大道者不可以小說應黃鐘者不可以末音師聖人者不可以無法三者知之斯爲難文之爲難斯又難之僕智不足而彊言之頓首

與馬植書

劉軻

始存之不以予古拙不責予以今人之態能遺其鈔黃外飾直索予心於古人之心在令之行古者然雖無以應君子幸存之不友予以面予何人敢不以心友於存之邪且古人相知在此今愚忌存之固有未予知者矧與相面者其能異於行路之人哉固無也有恨羣居時口未能言及此還罷又不相處雖素尚蓄積竟未得露一毫於方寸之地每一相見何嘗不嗛嗛於內若飲者實滿於腹思一吐而未果者存之謂予是言似乎哉以爲似則予不得不吐於存之矣先此二十年予方去兒童心將事四方志若學山者以一簣不止望欽崙干上誓不以丘陵其心而盡乎中道也志且未決適遭天譴重罹凶咎日月之下獨有形影存之以予此時宜如何心哉苟將盡餘息以鴻同大化或有論予者相曉以古道且曰若身未立於時若名未揚於人若且死獨不畏聖人之經戒俾立身揚名之意邪蹶然而恐震駭且久曰微夫子吾幾得罪於聖

人矣噫聖人之言天戒也天戒何可違乎歷數歲自洙泗渡于淮
達于江過洞庭三苗踰嶺亦南公滇江浮滄溟抵羅浮始得師于
壽春楊生楊生以傳書爲道者也始則三代聖王死而其道盡留
於春秋春秋之道某以不下牀而求之求之必謀吾無傳不失其
指每問一卷講一經說一傳疑周公孔子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
若迴環在座似假生之口以達其心也邇來數年精力刻竭希金
口木舌將以卒其業雖未能無愧於古人然於聖人之道非不孜
孜也旣而曰以是爲駕說之儒曷若爲行道之儒邪貯之於心有
經實施之於事有古道猶不愈於堆案滿架矻矻於筆硯間邪徒
念旣往者未及孔門之宮墻自謂與回牛相上下傳經意者家家
自以爲商偃執史筆者人人自以爲遷固此愚所以憤悱思欲以
聖人之爲市南宜僚以解其紛以衡石輕重俾將來者知聖代有
譙周焉此某所以蓄其心者元和初方下羅浮越梅嶺泛贛江浮
彭蠡又抵於匡廬匡廬有隱士茅君腹笥古今史且能言其工拙

贅蠹語經之文聖人之語歷歷如指掌予又從而明之者若出井
置之於泰山之上其爲見非不弘矣長恨司馬子長謂挈諸聖賢
者豈不然乎哉脫漸子長之言予之厄窮其身將淬磨其心亦天
也是天有意我獨無恙何也夫然亦何必贅吾目然后國語刑吾
足然后兵法抵宮刑然后史記邪予是以自忘其愚贅故有三傳
指要十五卷漢書右史十卷黃中通理三卷翼孟三卷隋監一卷
三禪五革一卷每撰一書何嘗不覃精潛思綿絡指統或有鼓吹
於大君之前曰真良史矣且曰上古之人不能昭明矣其如何
有知予者相期不啻於今人存之信然乎哉此古人所以許一死
以謝知己誠難事也如不難亦何爲必以古人期於今人待邪又
自史記班漢已來秉史筆者予盡知其人矣言東漢有若陳宗尹
敏伏無忌邊韶崔寶馬日碑蔡邕盧植司馬彪華嶠范曄袁宏言
國志有若衛顛繆襲應璩王沈傅玄茅暉薛瑩華覆陳壽言晉洛
京史有若陸機束皙王詮詮子隱言江左史有若鄧粲孫盛王韶

之檀道鸞何法盛臧榮緒言宋史有若何承天裴松之蘇寶圭沈約裴子野言齊史有若江文通吳均言梁史有若周興嗣鮑行卿何之元劉璠言陳史有若顧野王傅宰陸瓊姚察察子思廉言十六國史有若崔鴻言魏史有若鄧淵崔浩浩弟覽高允張偉劉橫李彪邢巒溫子昇魏收言北齊史有若祖孝徵陸元規湯休之杜臺卿崔子發李德林林子百藥言後周史有若柳虬牛弘令狐德棻岑文本言隋書有若王師邵王冑顏師古孔穎達于志寧李延壽言皇家受命有若溫大雅魏鄭公房梁公長孫趙公許敬宗劉胤之楊仁卿顧胤牛鳳及劉子玄朱敬則徐堅吳兢次而修者亦近在耳目於戲自東觀至武德已來其間作者遺草有未行於時及修撰未既者如聞並藏於史閣固非外學者可得究諸予雖無聞良史至於實錄品藻增損詳略亦各有新意豈無班馬之文質董史之遺直者邪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常欲以春秋條貫刪補冗闕掇拾衆美成一家之盡善有若採葑菲者無以下體衣狐裘

者無以羔袖言不多乎哉以爲多則存之視予力志何如耳昔阮嗣宗嗜酒當時以爲步兵校尉雖非其任貴且快意今予之嗜書有甚於嗣宗之嗜酒且虛其腹若行哺而實者存之宜如何處予哉傳不云乎心志旣通名譽不聞其足下何遺邪此存之所宜動心也隄祿不及厚孤弱名不及善知友匡廬之下猶有田一成耕牛兩具僮僕爲相雜書萬卷亦足以養高頤神誠知非丈夫矣所立固不失谷口鄭子真耳敢布諸足下其圖之某再拜

論史上蕭至忠書

劉子玄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於衆功方云絕筆惟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訝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紉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

爲荀爽家自稱爲政駁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爲傳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惟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匪詳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况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初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弑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齟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函毫而搢紳咸見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

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法春秋則云必須直辭宗尚書則曰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意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摠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叙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務也屬辭比事勞逸宜均揮鈇奮墨勤惰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旣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績或云墻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得也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昔者

布懷知己歷詆群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耳
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竒接
武僕旣功虧刻鶴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
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王績

久承所撰隋紀繕寫咸畢前舍弟及家人往並有書借咸不見付
豈連城之珍俟楚文而乃進崩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應以左貂
右蟬榮冠東省掌壺百壘望重南宮朝夕丹墀揖讓增價往來青
瑣步頓生光豐屋華棟顧蓬蒿而徙眷鳴鍾列鼎想藜藿而移交
不與驕期遂忘曩時之好耳僕遭逢明聖棲遲丘壑幸悅堯舜之
風得全箕穎之操雖心期所託吾道遙存而出處離異儀形難接
所以願憑鱗羽宛若承顏望觀述作欣然得意足下裁成國典褒
貶人倫欲使明鏡一時覆車千祀故當貽諸好事豈擬唯傳子孫
方復固其緘滕嚴其高鑄天下之望豈如是乎僕亡兄芮城嘗典

著局大業之末欲撰隋書俄逢喪亂未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卒
餘功收撮漂零尚存數帙兆自開皇之始迄于大業之初咸亡兄
黜竄之遺迹也大業之後言事闕然僕雖欲繼成無可憑採以此
尤思見足下之所作也還使請致無再三王績白

荅王績書

陳叔達

賢弟千牛及家人典琴至頓辱芳翰索下官所撰隋紀雖承厚眷
憊然自失誠恐持郅克之質入邯鄲之墟奏曹鄴之音歷莖英之
肆所以遲迴簡牘伏念旬時輒揆短懷仰違前命令奉來札誨責
逾深旣以驕鄙相訶又以緘滕致誚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正當要
使必致耳了不知賢兄芮城有隋書之作足下旣圖繼就須有考
尋謹依高旨繕錄馳送然僕雖不佞頗聞君子之論矣嘗以謂爲
國以禮君舉必書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者申立德立功之意
也事者敘立德立功之迹也所以明勸沮所以別是非自非可以
關社稷之安危涉天人之興廢古之君子何嘗取諸褒貶之作有

由然也自微言泯絕大義乖墜三代之教亂於甲兵六經之術滅於煨燼君人者尚空名以夸六合史官者貴虛飾以佞一時下及馬遷爰逮班固咸有述作庶幾聖賢其於斟酌典謨表章微絕曾不能觸其藩籬者也魏晉之際夫何足云中原版蕩史道息矣然國於天地與有立焉苟能宅郊裡建社稷樹師長撫黎元雖復五裂山河三分躔次規模典式豈徒然哉是賢兄文中子知其若此也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真統蓋獲麟之事夫何足以知之叔達亡國之餘幸賴前烈有隋之末濫尸貴郡因霑善誘頗識大方至若梁魏周齊之間耳目耆舊所接風流人物名實可知衣冠道義謳謠尚在頃者皇建其極君子道亨憑藉時來妄叨近侍廟堂多暇典墳自娛覽後魏周齊之紀傳考下官之所聞見曾不喜怒隨意曲直任情敘致浮雜褒貶阿黨述時望者以爵祿爲榮談陳國紀者以狙譎爲能事至於密會王道潛濟生人既昧於知音咸寢而不記貪救寫其祖父冠冕

胤嗣婚姻以爲譜牒之證耳豈不痛哉風俗之壞一至於此雖人倫王化備列元經而恢談碩議或不可捨是以薛記室及賢兄芮城常悲魏周之史各著春秋近更研覽真良史焉古人云過高唐者學王豹之謳遊睢渙者學藻繪之功竊惟隋氏之王三十六年成敗否泰目所親覩誠懼後之作者復習向時之弊焉故聊因掌壺之暇著隨紀二十卷騁辭流離則媿於心矣書事簡要則嘗有志焉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附之於行事儻近是乎謹恃疇眷以塵清覽當積兼金以購黠竄耳又恐足下紀傳之作須備異聞今更附王胄大業起居注往

荅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宗元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邪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

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尤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廷外衢而已邪又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迴也如迴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

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邪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不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邪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

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荅皇甫湜書

李翱

辱書覽所寄文章辭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祇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爲愧僕性不解諂佞復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于士林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略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恥灰泯而燼滅又無聖人爲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于後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辭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烈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爲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爲優自惠景已下亦

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迹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踈數在辭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敘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爲況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爲恥當茲得于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辭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代自以爲能不滅者不敢爲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爲本羣黨之所謂是者僕未必以爲是羣黨之所謂非者僕未必以爲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明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翺心也僕文彩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

下視僕敘高愍女揚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邪仲尼有言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僕所爲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爲勝也足下以爲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哉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諸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無怪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柳宗元

退之館下前有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藉者誠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古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及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務爲諒也太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爲史

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爲也弟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達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達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爲信且著其逸事有狀不宣宗元頓首

與史館韓愈即中書

元稹

郎中退之足下某與前襄州文學掾甄逢遊善逢故刑部員外郎濟之子璿寶中隱于衛之青巖山採訪使苗公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末以左拾遺就拜之適祿山朝奏京城懇於上前求爲賓介玄宗可其奏祿山還至衛遣太守鄭遵意詣山中致命輟行信宿以俟之甄生慮不得免乃僞瘖其音復隱青巖踰年而祿山叛即日遣僞節度使蔡希德緘刀逼召且曰或不可彊斬首來徇旣而甄生禁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捨之祿山亦終不能致慶緒繼逆虜而囚之東都安國觀代宗復

洛甄生卧匡牀詣元帥府至則號撲自治代宗爲之動色遂命傳置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囚慙拜之受汚者莫不俯伏仰歎時恨不即死於其地且夫辯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褊淺選奕者之所不爲蓋拂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况乎天下亂矣王澤竭矣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曰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治平則爲公爲卿爲鷲爲鷩世變則爲蛇爲豕爲獍爲鴞者十常八九焉若甄生冕弁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於天寶末蓋青嶸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承刃分死不回曰不以不顯而廢忠不以不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蓋萬一焉其嘗讀注記闕而未書謹備所聞蓋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於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顏太保崔太傅皆爲歌詩以美賢者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及逢旣長耕先人舊田於襄之宜城讀書爲文不詣州里歲謹則力穡節用以給足於親族歲穰則施餘於其鄰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

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爲文學始就羈於吏職某聞風旣久因與之遊逢每寃其父之名不在于史將欲抱所寃詣京師告訴司史氏蓋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生僕短馬疲言約行孤將不爲驕閹之所排則權力者遲疑以臨之固無自而入矣因曉甄生以無自入之勢且告以執其事者辱與某游願得所寃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輟行旣而自思滓賤之中猶願首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也然誚笑之暇幸垂察焉不宣某再拜

荅元稹侍御書

韓愈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爲瘖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汚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跡存諸史事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

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
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
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
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
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
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
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二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三

書五 摠一十一首

吳興姚

鉉

纂

論選舉五

與權德輿書 柳冕

荅柳福州書 權德輿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上禮部權侍郎書 獨孤郁

荅獨孤秀才書 權德輿

論諫諍二

與人論諫書 杜牧

與李諫議行方書 孫樵

論仕進一

荅孟郊論仕進書 獨孤郁

論虛无

與鄭駙馬書 張說

論法乘一

與濟法師書 白居易

論服餌一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事書 柳宗元

與權德輿書

柳冕

冕白昔仲弓問為政子曰先有司有司之政在於舉士是以三代尚德尊其教化故其人賢西漢尚儒明其理亂故其人智後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魏晉尚氏族故其人矜代隋氏尚吏道貴其官位故其人寡廉恥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所以待聖主正之何者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意選人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競而無廉恥者以教之者末也閣下豈不謂然乎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盡六經之意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由而進腐生豎子比肩登第不亦失乎閣下因從容啓明主稍革其弊奏

為二等其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為上等其精於誦注者與下等不亦善乎且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經之注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學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乎是以天下至大士人至眾而人物殄瘁廉恥不興者亦在取士之道未盡其術也誠能革其弊尊其本舉君子之儒先於履行者俾之入仕即清識君子也俾之立朝即王公大人也一年得一二十人十年得一二百人三十年得五六百人即海內人物不亦盛乎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之興也十亂而已漢之王也三傑而已太宗之聖也十八學士而已豈多乎哉今海內人物顯然思理推而廣之以風天下即天下之士靡然而至矣是則由於有司以化天下之士得無廉恥乎冕頓首

荅柳福州書

權德輿

來問見愛殷勤甚厚疏以先師對仲弓有司之說又曰由於有司

以風天下誠哉大君子之言理道也今之取士在於禮部吏部按資格以擬官奏郎官以考別失權衡重輕之本無乃甚乎至於禮部求才猶似爲仁由已然亦公於時風豈能自振嘗讀劉秩祭酒上疏云太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心常慕之當時置於國庠似在散地而方以乏賢內訟慨然上奏此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言也況以蒙劣辱當儀曹爲時求人豈敢容易然再歲計偕多有親故故進士初榜有之帖落有之策落有之及第亦有之不以私害公不以名廢實不敢自愛不訪於人兩漢設科本於射策故公孫弘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蟲俗謂之甲賦律詩儷偶對屬況十數年間至大官右職教化所繫其若是乎是以二年已來參考對策不訪名物不徵隱奧求通理而已求辨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迴復於此故或得其人庶他時有通識懿文可以持重不遷者而不盡在於齷齪科第也明經問義有幸中所記者則書不停綴令釋

通其意則牆面木偶遂列上第末如之何頃者叅五其問令書釋意義則於疏注之中苟刪撮旨要有數句而通者昧其理而未盡有數紙而黜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至於來問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而不在於注疏者雖令學究一經之科每歲一人猶慮其不能至也且明經者仕進之多數也注疏者猶可以質驗也不者儻有司率情下上其才旣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無乃然乎古人云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中庸有困而行之勉彊而行之鄙雖不敏敢忘勉之之道邪大凡常情爲近習所勝沒沒於聞見汲汲於進取苟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爲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遠馭如閣下吐論之若是者邪此鄙人所以喟然三復而不知其已也來問又言三代兩漢至近古所不同豈古化夙遠之不可復邪復因緣漸靡而操執者不之思邪鄙人頑固謹俟餘論因自發舒慙忤無量德輿再拜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某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
 凡為子弟議不可進熟於上耳固於上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為
 子弟者魚潛鼠遁無入仕路某竊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
 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讎取於夷
 狄豈計其所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
 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為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降有大
 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
 美名不令得美仕則自堯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
 退取捨無所依據某所以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子也禹公子也
 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子子武王之弟也
 夫子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各數
 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
 穆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桓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彊

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稱公孫孫
 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恒武莊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
 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叔發
 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甯武子卿大夫之裔也
 齊之晏嬰晏相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扎王子也鄭之
 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產子
 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
 其卿大夫之裔鬬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鬬辛鬬巢鬬懷皆王孫也
 蔣氏生蔣賈孫叔敖蔣艾遠啓疆遠子憑遠掩遠罷屈氏生屈蕩
 屈到屈建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諸屈後也皆其祖先
 於武王文王時基楚國為霸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至
 於晉國最為疆其賢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
 荀氏羊舌氏欒氏郤氏祁氏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
 其子弟召諸侯而盟之者僅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原

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至於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胄齋書於史氏為偉人者不可勝數不可殫論聖賢才能於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為唐宗臣比之伊呂周召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為宰相時高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齊上官儀李玄義皆進士也後為宰相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推武后者後突屈入塞免胄戰死儀革廢武后召玄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婁侍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彊盛為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薦狄公為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為太子漢陽王張公東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為相歐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涼州僅十五年北卻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

武氏惕息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為宰相廢太平公主謀以佐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平姚梁公元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徒步誅韋氏立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為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韋后黨中小許公佐玄宗朝號為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贊睿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內學館玄宗好書尚古封中泰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祿山謫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出天寶雜記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徒兼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北叛齊蔡亦叛階

此蜀亦叛吳亦叛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熟視朝廷希嚮疆弱而施其所為司空始相憲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斂百職歸於有司命節度使出朝廷不由兵士始自無州餘棗相為滑州滑宗始信之自此不用貞元故事拔取沈滯各還其官開州取唐舍人為職方郎以行軍副使大將軍為節度使中知制誥在貞元中皆十餘年遷逐其他似謫者亦皆當叙用也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和和中翦蔡劇賊於洛師脇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於智效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變古則譏之傳說命高宗曰鑑于先王成憲其以永無愆故殷道復興鴻鴈美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為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梁佐玄宗亦以務舉貞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覽三郎秀

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所向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適茂皎無塵土况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儻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為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弔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網罟如防盜賊言子弟者噎啞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由於古未前聞也某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略言大槩于觸尊重無任惶懼某再拜

上禮部權侍郎書

獨孤郁

貞元十三年八月日獨孤郁謹上書于舍人三兄閣下郁以母舊遂獲謁見敘古大賢之遇郁也亦不以常交言之眷意甚露郁瑣瑣鬱埋二年無聞摧頹折羽而不喜者非失意之謂非尤人之謂蓋將因事自罪而不喜也借如豫章生於擁腫小木之中樵蘇見之亦以嗟矣一有不嗟則必自與擁腫者亦不多遠也珠璣雜於礫石之中童子弄之亦以驚矣一有不驚則必自與礫石者亦不

多遠也。鎮鄒卧於鉛鈍之中，下工觀之固亦知矣。一有不知則必自與鉛鈍者亦不多遠也。毛嬙後於宿瘤而行有目者觀之固即分矣。一有不分則必自與宿瘤亦不多遠也。苟與乎擁腫礫石鉛鈍宿瘤輩果殊異則不能移凡眼所擇，況逃乎良工巧冶有識者之目哉？今禮部侍郎之目固亦國之良工巧冶有識者之目也。於中再擇再不中是真已爲擁腫礫石鉛鈍宿瘤矣。何止與斯不遠哉？此所以因事自罪而不喜也。或諭之曰：今子之道尚光子之所以不振者，晦過也。子之道豐蔀也。子且有崑天之材而隱植之，有照乘之珍而密積之，有切玉之利而謹橈之，有傾都之豔而深帷之。雖使離婁左執光而右拭，皆迫而索之，固亦不能知矣。子何不移植露光披鋒示貌，使識者覩之而駭之，彼之所誨固亦郁所不能焉。已必不材也不寶也不利也不姝也，且遍過於有識者之目，是自揚其短也。已必材也必寶也必利也必姝也，雖小示其光鋒，幹貌於一人驚我亦已多矣。所不驚者是子四事果不足異於族。

凡也。郁病直拙獨大賢於郁分殊尚不能以亟況悠悠者歟。郁常行乎時輩之間多酌其言語善者鄙者自減盈消息其言稍有可驚不敢不於許言者言之。今之後學者或嘆曰：吁，後來惡乎所歸哉！此且非宜長者所當聞也，亦非宜長者所不當聞也。今朝廷先達病在不能公也，或能公而不能爲力也。覽其文則贊美稱嗟無不至也。其間善惡輕重進退則心以別矣。此其所以爲公也。鮮有知其必善而風鼓之不啻若自口出此其所以爲公不能甚力致遑遑之倫。其下才者亦曰：今夫在位者其無公歟，其無公歟，有一善未嘗肯稱也。意曰：非我事也。又慮與之談者不與我符愛也。是使諸子竊竊然自以無聞爲不辱，遂相與擇捷趨邪，紛屯於主司之跡親者苟能致譽則不詰其所以致譽者之賢不肖而曹趨之矣。此實今之躁進苟得之風也。在朝廷大賢主而名之驅而正之於其善者扶之，播之善而未具者決之導之，使四方學士知嚮方焉。何如其曰：非我事也。若使一人曰：非我事也。十人曰：非我事也。

舉朝廷皆曰非我事也苟非我事則無所不非我事無所不非我事則天地之間無乃以寂寥乎昔孔子飭詩書禮樂以化齊弟子而至天下使孔子亦曰非我事也則今者安盡聞夫七十子之賢詩書禮樂之盛七十子亦曰非我事也又孰爲播孔子之聖如此其大乎今文亦如是朝廷先達亦如是後之達者亦如是等不相播則人文禮義知己復往之道不幾乎息矣郁不肖辱承大賢心深矣非又敢以假喻自薦意欲以大賢擇衆賢而使七十子之徒亦方孔子於大賢也何如

荅孤獨秀才書

權德輿

損四日書問兼示新文閱博峻異有立言致遠之旨其於惠愛纖悉重厚甚善甚善以吾子才志與年三者皆富以嘉聲自振若建瓴決水大冶良工必有不期至而至者況以日新又日新之盛哉夫豫章珠璣鏤錙毛嫱終不慮隱之櫝之橈之惟之之爲患而擁腫礫石鈇鈍宿瘤之排蔽但發有疾徐耳來問云一人驚之亦多

矣豈與族凡校邪此誠得之又云先達病不能公或公而病其無力今夫滔滔者或辨之不至而苟善待之及揚聲延譽則鉗口結舌大凡舉世之病也如鄙夫者直力不足耳亦懼招徠奔走爲津爲歧至有竊所愛者則寡矣又奚能廢是也從古未達者之望達者何嘗不如是邪先師七十子所擬豈敢當也三復難然無言喻懷其他慕重續俟會話德輿頓首

與人論諫書

杜牧

某疎愚怠墮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與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砥筆和墨則翼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敗獵者敗獵愈甚諫治宮

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言意且欲與諫者一
鬪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
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更食之必死
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爲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某
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者迂險之言
則欲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
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
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廟矣衛
祔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
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謂諫諍之言當乃從橋
近者寶曆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
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始皇
皇葬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
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

山迴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
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
尚宜旁引曲釋疊疊繹繹使其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今君
臣尊卑之間欲因敷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
直諫爲下前數月見報上披閣下諫疏錫以幣帛僻左且遠莫知
其故近於遊客處一睹閣下諫草明白辯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
宜爲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抃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
君聞諫旣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
也聞於遠地宜爲吾君抃也閣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諫
而且深於其道果能輔吾君而光世德某承閣下之厚愛冀於異
時資閣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爲閣下之喜復自喜也吾君今日
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
以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地日出月入皆可
掃洒以復厥初某縱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筐篋簿書之間活

妻子而老身命焉作爲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爲治則爲有餘
能不自慰故僕閣下之一疏抃喜慰三者交并真不虛也宜如此
也無因面讚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其再拜

與李諫議行方書

孫樵

樵嘗爲日蝕書以爲國家設諫官期換君心之非不以一拂其言
而怠於諫即繼以死非其職邪執事居其官亦嘗有意於此乎開
元之間豈特諫官而後言邪苟立天子廷者皆得開口奮舌爭於
上前故自貞觀已還開元之政最爲脩明及林甫舞智以固權張
詐以聾上於是束羣僚之口縛諫官之舌且以法中敢言者由是
林甫之惡熾而勿復聞祿山之逆祕而勿復知天寶之政由此而
荒矣今者下無林甫遏諫之權上有開元虛已之勞如此則敘立
明庭者皆得道上是非不顧時忌矧執事官曰諫議哉執事則不
能言避其官而逃其祿可也官秩優而位崇者少邪今年三月上
嘗欲營治國門執事尚諫罷之今者詔營廢寺以復羣髦三年之

間斤斧之聲不絕度其經費豈特國門之廣乎稽其所務豈特國
門之急乎何執事在國門則知諫在佛寺則緘默勇其細而怯其
大豈諫大夫職邪樵以爲大蠹生民者不過羣髦武皇帝發憤除
之異活疲甿今天下之民喘未及息國家復欲興旣除之髦以重
困之將何以致民於蕃富乎樵不知時態竊所憤勇故作奏書一
通以明羣髦大蠹之由生民重困之原無路上聞輒以寓獻執事
儻以樵書爲不任試入爲上言其略

荅孟郊論仕進書

獨孤郁

某還白天下病不言久矣吾子猥賜嘉言以篤鄙人之志是勗天
下之心也幸何獨乎鄙人也利何獨乎是文邪夫言豈一端而已
矣知惡而不言是使天下之爲惡不思乎其懼也知善而不言是
使天下之爲善者不勸其慕也此二者天下之達道也僕嘗論之
安政不爭斯語直以阨蒙摧頽吾子之所聞見雖欲激昂以是非
天下其誰一從僕之所云邪吾子知僕將宦遊訪僕曰是役也爲

身之役歟爲人之役歟意甚善古人曰仕非爲貧也又曰君子之
仕行其義也僕雖不肖寧獨以衣服飲食犬馬聲色屋室使僕之
屑屑歟僕將沈棄蹇連乎則撫循吾之軀何爲也其將奮飛騰凌
乎則君之建官行封豈私吾飢而寒也又曰親戚處乎大位力主
人也足下之所謂親戚者曷若僕之有身邪足下所待僕之寧以
曲私從義乎天下之君子固當有以自力也粵其果有茂異僕幸
側聞其風曷敢不踴躍話道于彼不識况親戚之無間乎苟不能
藉此弟僕能貴富之且猶莫許而况又妄於他人邪又曰不待位
而言之大道之言也信哉古人有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芻蕘
者得進其狂妄焉足下念僕孱性而欲輔僕愚心共主公於天下
是直諒多聞之益也其則何幸其將責僕以必聞以至公之道爲
市賈於天下也且何人哉昔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錄尚書
事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舉賢進能豈有私邪謝絕之
有郎功高不調而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

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遷幕府長史郎辭去之官安世
問以適失長史曰將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
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上而薦之其匿名
跡遠權勢如此彼推揚賢哲乃公卿大夫四岳十二牧之職也而
富平陰陽用不敢當如僕瑣瑣方困奈何以上官他人之任反以
許乎人哉東野用心異有以相照幸無以僭越之道深望於鄙人
也某頓首

與鄭駙馬書

張說

晚尋莊周書以天地爲國道德爲身老室之戶牖孔門之棖闌足
可反覆孝慈胎育仁義而晉朝賢士乃祖尚浮虛弛廢禮樂其所
遺失將詣真宗不愈遠也老稱歸根曰靜復命知常復命近於無
有知常其有知見邪斯故反照爾孔云窮神知化德之盛者神不
可窮而窮之是神合於我化不可知而知之是化爲我用唯此二
義繫壯生亦不始盡言焉非榮陽之深於道者孰爲輕導茲意也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居易白。濟上人侍者。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諭者。其義有二。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爲闡提說十善法。爲小乘說四諦法。爲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爲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投以良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者。若爲小乘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跡也。若爲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揔其義云。爲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爲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

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邪。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爲小乘人說小乘法。爲大乘人說大乘法。爲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故。爲妄分別。垢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機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爲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況後五百歲末法中。弟子豈盡能

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為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已意說又可既乎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不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為不了義經乎況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徧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為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為說邪將同一病一藥而為說邪若應病藥是有高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為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即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且不救病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沒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真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

何法以對焉此其未諭者一也又五蘊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緣行緣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病苦憂悲苦惱是也夫五蘊十二因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略言之則為五詳言之則為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蘊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想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為因緣前後不論其義安在此其未諭者二也上人耆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蓋欲藏於篋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啓問居易頓首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事書

柳宗元

某白前所以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憤

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麤鑿倏悍所中懼傷子敬醇懿
仍習謬誤故勤以爲告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過數百言
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
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
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本性移焉又况鍾乳產於石
石之精麤踈密尋尺特異而穴土之上下其土之薄厚石之高下
不可知則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
爛然而耀其竅滑以夷其飢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
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麤踈而下者則
奔突結澁乍大乍細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滯不發叢齒積類重
濁頑樸食之使人偃蹇抑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悶不聰心煩
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惟土
之信以求志精凡爲此事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
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操曲皆可以貫犀

華北山之木雖離音液瞞空立中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
仞之淵翼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孳踈跌薄蹄而曳
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
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
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
開轂而輶輪者皆可以爲師廬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大鑿西子之
里惡而臚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俛杏貪而忍者皆可
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稚駮樸鄙力農桑啗棗栗者皆可以謀
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
中言丹砂者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似馬尾鬣首言人參者似
人形黃芩似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之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
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云某者良也又經注云始興爲上次乃廣
連則不必服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者惟欲得其精英以固子
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心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誇

而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某白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四

書六摠一十一首

論文上

吳興姚

鉉

纂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柳冕與徐給事論文書

荅荊州裴尚書論文書

荅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

與于襄陽書韓愈

寄李翱書裴度

敘詩寄樂天書元稹

荅楊中丞論文書柳冕

荅衢州鄭史君論文書

荅莊充書杜牧

與賈秀才書孫樵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

柳冕

頓首別後九年年已老大平生好文老亦興盡日為外事所撓有筆語兩大卷或不得已而為之或有為而為之既為頗近教化謹錄呈上望覽訖一笑夫文生於情情生於哀樂哀樂生於治亂故

祥

君子感哀樂而爲文章以知治亂之本屈宋以降則感哀樂而亡雅正魏晉以還則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則感物色而亡興致教化興亡則君子之風盡故淫麗形似之文皆亡國哀思之音也自夫子至梁陳三變以至衰弱嗟乎關雎興而周道盛王澤竭而詩不作作則王道興矣天其或者肇往時之亂爲聖唐之治興三代之文者乎老夫雖知之不能文之縱文之不能至之況已衰矣安能鼓作者之氣盡先王之教在吾子復而行者鼓而生之冕頓首

與徐給事論文書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爲志形君子之言爲文論君子之道爲教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自屈宋已降爲文者本於哀豔務於恢誕亡於比興失古義矣雖揚馬形似曹劉骨氣潘陸藻麗文多用寡則是一技君子不爲也昔武帝好神仙而相如爲大人賦以諷帝覽之飄然有凌

雲之氣故楊雄病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蓋文有餘而質不足則流才有餘而雅不足則蕩流蕩不返使人有淫麗之心此文之病也雄雖知之不能行之行之者惟荀孟賈生董仲舒而已僕自下車爲外事所感感而應之爲文不覺成卷意雖復古而不逮古則不足以議古人之文噫古人之文不可及之矣得見古人之文心在於文乎苟無文又不得見古人之文故未能亡言亦志之所之也

荅荆南裴尚書論文書

猥辱來問曠然獨見以爲齒髮漸衰人情所惜也親愛遠道人情不忘也大哉君子之言有以見天地之心夫天生人人生情聖與賢在有情之內久矣苟忘情於仁義是殆於學也忘情於骨肉是殆於恩也忘情於朋友是殆於義也此聖人盡知於斯立教於斯今之儒者苟持異論以爲聖人無情誤也故無情者聖人見天地之心知性命之本守窮達之分故得以忘情明仁義之道斯須忘

之斯爲過矣骨肉之恩斯須忘之斯爲亂矣朋友之義斯須忘之斯爲薄矣此三者發於情而爲禮由於禮而爲教故夫禮者教人之情而已丈人志於道故來書盡於道是合於情盡於禮至矣昔顏回死夫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夫子曰天喪予是聖人不忘情也久矣丈人豈不謂然乎如冕者雖不得與君子同道實與君子同心相顧老大重以離別況在萬里邈無前期斯得忘情乎古人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況十年乎前所寄拙文不爲文以言之蓋有謂而爲之昔堯舜歿雅頌作雅頌寢夫子作未有不因於教化爲文章以成國風是以君子之儒學而爲道言而爲經行而爲教聲而爲律和而爲音如日月麗乎天無不照也如草木麗乎地無不章也如聖人麗乎文無不明也故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謂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謂也言而不能文君子恥之及王澤竭而詩不作騷人起而淫麗興文與教分而爲二以楊馬之才則不知教化以荀陳之道則不知文章以孔門之教評之非君子

之儒也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文道不及文則德勝文不知道則氣衰文多道寡斯爲藝矣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兼之者斯爲美矣昔游夏之文章與夫子之道通流列於四科之末此藝成而下也苟言無文斯不足徵小子志雖復古力不足也言雖近道辭則不文雖欲拯其將墜末由也已丈人儒之君子曲垂見褒反以自愧冕再拜

荅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

辱前月十二日書問文章之道將帥之事朋友之義有君子之道三甚善甚善夫文章者本於教化發於情性本於教化堯舜之道也發於情性聖人之言也自成康歿頌聲寢騷人作淫麗興文與教分爲二不足者彊而爲文則不知君子之道知君子之道者則恥爲文文而知道二者兼難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堯舜周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賈生董仲舒也夫日月之麗仰之愈明金石之音聽之彌清故聖人感之而文章生焉教化成焉哀樂形

焉逮德下衰文章教化掃地盡矣噫聖人之道猶聖人之文也學其道不知其文君子恥之學其文不知其教君子亦恥之老夫從君子久矣雖欲學之未能文之不足以當君子之褒然詠乎堯舜之道舞乎沂泗之風庶乎與同也將帥三軍之師萬人之命子實爲之矣今國家之患患在師老足下之患患在勢分且天下大勢也善爲將者乘天下之勢苟變化在人則用之如神彼勢合者驅而盟之使其擾從相文是也勢分者力以傾之使其削弱申商是也則遇非常之時不可以尋常之事邀萬代之勲明矣今足下據億丈之城仗大順之衆有相文之志苟不修其軍政合其大勢制其死命則不足以輟東顧之憂故老夫前書開陳古義以激壯心而猥辱遠示以爲聽道路之說甚不然也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相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子爲大將實制東夏爲不義而彊力不能制者春秋亦恥之國不富而昌兵不教而彊敵不謀而亡是管仲無功於齊商君無能於秦子房無謀於漢矣蓋求天下之智

盡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此將帥之本也較短長定曲直乃匹夫之爲爾古者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相成者僕雖老矣辱君子之遊同君子之道見君子之榮三十年矣子之善猶僕之善也得不相成乎且百年之壽人誰及之歲月有窮天地有終惟立德立言立功斯爲不朽彼聖賢救世死而後已氣有所感也故天下有樂賢人樂之天下有憂賢人憂之樂毅所以徇弱燕之急復彊齊之讎韓信所以感推食之恩申戰勝之感意氣所感天地相合況於人乎天方授子子實爲將得不憂之乎噫德與言僕無望矣立功立事在吾子爲之璧可求也時不可再也是以古人惜時之過已昔者仲尼以大聖之德不免爲旅人之身斯無時也賈生以希世之才而無佐命之勲斯無位也今足下遇非常之主統相文之師時與位泰矣苟功成於身則義動天下使天下之人受其賜不亦休哉旣書慨然心馳旗鼓之下某頓首

上于襄陽書

韓愈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詞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詩詞移族從并與
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
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
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踰尋丈
人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悼憚慄
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
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
動乎樞極天子之眦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輝赫若
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護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
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
德且有言也楊子雲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
而且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隨之樊遲請學
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
然則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

從事於文實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
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寄李翱書

張度

前者唐生至自滑猥辱致書禮兼獲所貺新作十二篇度俗流也
不盡窺見若愍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揚烈教義煥於史氏鍾銘謂
以功伐名於器非為銘與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皆可謂救文
之失廣文之用也甚善甚善然僕之知弟也未知其他直以弟敏
於學而至於文就六經而正焉故每遇名輩稱弟不容於口自謂
彌久益無愧詞竊料弟亦以直諒見待不以悅媚相容故不唯嗟
悒亦欲商度其萬一耳若弟擯落今古脫遺經籍斯則如獻白豕
何足採取若猶有祖述則願陳其梗槩以相叅會耳愚謂三五之
代上垂拱而無為下不知其帝力其漸被於天地萬物不可得而
傳也夏殷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也
厥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於冊府故可得而傳也是作

周孔之文也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
一日失之敗亂至矣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
相如子雲之文譎諫之文也自爲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
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
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
天人其餘擅美一時流譽卓載者多矣不足爲弟道焉然皆不詭
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辭國
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
無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
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俾後之作者有所
裁准而請問於弟謂之何哉謂之不可非僕敢言謂之可也則太
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至善矣能止乎若遂過之猶不及也觀弟
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韞束聲韻
爲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爲意也且

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
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諭又何必
遠關經術然後騁材力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
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非也
雖失於小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
不在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
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庶幾高明少納庸妄若以爲未幸
不以苦言見革其惑惟僕心慮荒散百事罷息然意之所在敢隱
於故人邪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嘗然其人信
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
文爲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爲防焉爾弟索居多
年勞想深至窮陰凝沍動息何如入奉晨昏之歡出叅帷幄之畫
固多適耳昨弟來欲度及時干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榮
若此遊宦謂何是不復能從故人之所勗耳但實力田園苟過朝

夕而已然待春氣微和農事未動或策蹇謁賢大夫兼與弟道舊未爾閒猶希尺牘珍重珍重力書無餘從表兄裴度奉簡

敘詩寄樂天書

元稹

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病時貞元十年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用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外門節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懷之處因喪負衆橫相賊殺告變駱驛使者迭窺旋以狀聞天子曰某色將某能遏亂亂衆寧附願爲其帥名爲衆情其實逼詐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倅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爲旨意有羅列兒孫以自固者有開導蠻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於几閣甚者擬旨詔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僕畜厚加剝奪名爲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侯甸之內水陸腴沃以鄉里計其餘奴婢資財生主之備稱是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爲朴雅以時進見者不過一

二親信直臣議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間時或結完隕墜豪家大帥乘聲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習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備宮闈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幣帛以易餅餌吏緣其端剽奪百貨勢不可禁僕時孩騃不慣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翫激烈即日爲寄思玄子詩二十首故鄭京兆於僕爲外諸翁深賜憐獎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祕書少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義何如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僕亦竊不自得由是勇於爲文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皆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爲詩性復僻嬾人事常有閑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矣習慣性靈遂成病散每公私感憤道義激揚朋友切磨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慘舒山川勝勢風雲氣色當花對酒樂罷哀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

於疾恙其身悼懷昔遊凡所對遇異於常者則欲賦詩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譴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閑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懶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麤遂成多大然亦未嘗繕寫適值河東李明府景儉在江陵時僻好僕詩章謂為能解欲得盡取觀覽僕因撰成卷軸其中有旨意可觀而詞近往古者為古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為樂諷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為古詞體實樂流而止於摸象物色者為新題樂府聲勢公順屬對穩切者為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為兩體其中有稍存寄興與諷為流者為律諷不幸少有伉儷之悲撫存感往成數十詩取潘子悼亡為題又有以干教化者近昵婦人暈澹眉目縮約頭鬢衣服廣脩之度及匹配色澤尤據怪豔因為豔詩百餘首詞有今古又兩體自十六時至是元和七年矣有詩八百首色類相從共成十體凡二十卷自笑冗亂亦不復置之於行李昨來京師偶在篋篋及通行盡置

足下僅亦有說僕聞上士立德其次立事不遇立言凡人急位其次急利下急食僕天與不厚既乏全然之德命與不偶未遭可為之事性與不惠復無垂範之言兀兀狂癡行近四十徼名取位不過於第八品而冒憲已六七年授通之初有習通之熟者曰通之地濕墊卑褊人事稀少近歲荒凶死亡過半邑無吏市無貨百姓草木刺史以下計粒而食大有虎豹蛇虺之患小有蝮蚋浮塵蛛跣蛤蚱之類皆能讚齧肌膚使人瘡痂夏多陰霑秋為痢瘡地無醫巫藥石萬里病者百死一生之慮何僕之命不厚也如此智不足也又如此其所詣之憂險也又如此則安能保持萬全與足下必復京輦以須他日立言立事之驗邪但恐一旦與急食者相扶而終使足下受天下友不如已之誚是用悉所為文留穢箱笥比夫格弈樗塞之戲猶曰愈於飽食僕所為不又愈於格弈樗塞之戲乎昨行巴南道中又有詩五十一首文書中得七年已後所為向二百篇繁亂冗雜不復置之執事前所為寄思玄子者小歲云

文粹卷四
為文不能自足其意貴其起予之始且志京兆翁見遇之由今亦
寫為古諷之一移諸左右僕少時授吹噓之術於鄭先生病懶不
就今在閑處思欲怡神保和以求其內異日亦不復費詞於無用
之文矣省視之煩庶亦已於是乎

荅楊中丞論文書

柳冕

來書論文盡養才之道增作者之氣推而行之可以復聖人之教
見天地之心甚善差乎天地養才而萬物生焉聖人養才而文章
生焉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故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
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古者陳詩以觀人風君子之風仁義是
也小人之風邪佞是也風生於文文生於質天地之性也止於經
聖人之道也或於心哀樂之音也故觀乎志而知國風逮德下衰
風雅不作形似豔麗之文興而雅頌比興之義廢豔麗而工君子
恥之此文之病也嗟乎天下之才少矣文意之氣衰甚矣風俗
之不養才病矣才少而氣衰使然也故當世君子學其道習其弊

不知其病也所以其才日盡其氣益衰其教不興故其人日野如
病者之氣從壯得衰從衰得老從老得死沉綿而去終身不悟非
良醫孰能知之夫君子學文所以行道足下兄弟今之才子官雖
不薄道則未行亦有才者之病君子患不知之既知之則病不能
無病故無病則氣生氣生則才勇才勇則文壯文壯然後可以鼓
天下之動此養才之道也在足下他日行之如老夫之文不近於
道老夫之氣已至於衰老夫之心不復能勇三者無矣又安得見
古人之文論君子之道近先王之教斯不能必矣冕白

荅衢州鄭使君論文書

專使至辱書并歸拙文如見君子所褒過當無德以當之幸甚門
人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也即聖人道可企而及之者文也不可企而及之者性也蓋言教
化發乎性情繫乎國風者謂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
淺故文有崇替時有好尚故俗有雅鄭雅之與鄭出乎心而成風

文粹卷四
為文不能自足其意貴其起予之始且志京兆翁見遇之由今亦
寫為古諷之一移諸左右僕少時授吹噓之術於鄭先生病嬾不
就今在閑處思欲怡神保和以求其內異日亦不復費詞於無用
之文矣省視之煩庶亦已於是乎

荅楊中丞論文書

柳冕

來書論文盡養才之道增作者之氣推而行之可以復聖人之教
見天地之心甚善嗟乎天地養才而萬物生焉聖人養才而文章
生焉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故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
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古者陳詩以觀人風君子之風仁義是
也小人之風邪佞是也風生於文文生於質天地之性也止於經
聖人之道也或於心哀樂之音也故觀乎志而知國風逮德下衰
風雅不作形似豔麗之文興而雅頌比興之義廢豔麗而工君子
恥之此文之病也嗟乎天下之才少久矣文意之氣衰甚矣風俗
之不養才病矣才少而氣衰使然也故當世君子學其道習其弊

不知其病也所以其才日盡其氣益衰其教不興故其人日野如
病者之氣從壯得衰從衰得老從老得死沉綿而去終身不悟非
良醫孰能知之夫君子學文所以行道足下兄弟今之才子官雖
不薄道則未行亦有才者之病君子患不知之既知之則病不能
無病故無病則氣生氣生則才勇才勇則文壯文壯然後可以鼓
天下之動此養才之道也在足下他日行之如老夫之文不近於
道老夫之氣已至於衰老夫之心不復能勇三者無矣又安得見
古人之文論君子之道近先王之教斯不能必矣冕白

荅衢州鄭使君論文書

專使至辱書并歸拙文如見君子所褒過當無德以當之幸甚門
人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也即聖人道可企而及之者文也不可企而及之者性也蓋言教
化發乎性情繫乎國風者謂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
淺故文有崇替時有好尚故俗有雅鄭雅之與鄭出乎心而成風

昔游夏之文日月之麗也然而列於四科之末藝成而下也苟文不足則人無取焉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也逮德下衰其文漸替惜乎王公大人之言而溺於淫麗怪誕之說非文之罪也爲文者之過也夫善爲文者發而爲聲鼓而爲氣直則氣雄精則氣生使五彩並用而氣行於其中故虎豹之文蔚而騰光氣也日月之文麗而成章精也精與氣天地感而變化生焉聖人感而仁義行焉不善爲文者反此故變風變雅作矣六藝之不興教化之不明此文之弊也噫文之無窮而人之才有限苟力不足者彊而爲文則蹙彊而爲氣則竭彊而爲智則拙故言之彌多而去之彌遠遠之便已道則中廢又君子所恥也則不足見君子之道與君子之心心有所感文不可已理有至精詞不可逮則不足當君子之褒敬叔頓首

荅莊充書

杜牧

某白莊先輩足下凡爲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彩章句爲之

兵衛未有主彊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辭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闐闐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爲文之旨如此觀足下所爲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爲文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爲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爲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詩書春秋左氏已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楊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楊子雲著書欲取覆醬瓿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況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

某再拜

與賈秀才書

孫樵

主數足下曩者樵耳足下聲憤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足下五通
五十篇則足下困于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
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珍必頡驪龍扶而不知
已積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離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
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思坎
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玄窮元
結以浯谿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
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
今足下立言必奇撫意必深挾精剔華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鈞
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祿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
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樵之所敢知也嗚呼孤進患心不苦及
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自得

也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四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五

書七 啓附摠一十一首

論文下

與陸修書 李翱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與李生論詩書 司空圖

荅進士王載言書 李翱

上知已文章啓 杜牧

與陸修書

荅李生二書 皇甫湜

荅開元寺僧書 李翱

與王駕評詩書

上楊相公啓 劉太真

上令狐相公詩啓 元稹

李翱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率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為善者將安所歸乎翱書其人贈于兄贈于兄蓋思君子之知我也與李觀平生不得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

吳興姚

鉉

纂

歎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楊子雲矣書已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楊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當書一章曰獲麟詞其他亦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爲者亦以贈焉亦惟讀觀愈之詞異一詳焉翱再拜

荅李生二書

皇甫湜

辱書適曛黑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而不言夫人粗書其愚爲足下荅幸察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竒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於衆出於衆則竒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適自然

也必崔嵬然後爲岳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驪龍之珠必固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爲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進之也來書所謂浮豔聲病之文恥不爲者雖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迺足下所不爲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可乎哉恥之不當求也求而恥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恥濡足也寧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謂汲汲於立法寧人者迺在位者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爲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旣成澤旣流詠歌紀述光揚之作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之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旣承嘉惠敢自踈怠聊復所爲俟見方盡湜再拜

第二書

澁白生之書辭甚多志氣甚橫流論說文章不可謂無意若僕愚且困迺生詞競於此固非宜雖然惡言無從不可不卒勿恡夫謂之竒則非正矣然亦無傷於正也謂之竒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如常迺出常也無傷於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也此統論竒之體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也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竒然亦無傷於竒也使文竒而理正是尤難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不可通理矣而以文為貴者非他文則遠無文即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邪夫繪事後素既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難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吾何敢擬議之哉秦漢已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其文皆竒其傳皆遠生書文亦善矣比之數子似猶未勝何必心之高乎傳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生自視何如哉書之文不

竒易之文可為竒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生輕宋玉而稱仲尼班馬相如為文學按司馬遷傳屈原曰雖與日月爭光可矣生當見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習不暇者也豈生稱誤邪將識分有所至極邪將彼之所立卓爾非強為所庶幾遂讎嫉之邪其何傷於日月乎生笑紫貝闕兮珠宮此與詩之金玉其相何異天下人有金玉為之質者乎披薜荔兮帶女蘿此與贈之以芍藥何異文章不當如此說也豈謂怒三四而喜四三識出之白而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竒夫長本非長短形之則長矣虎豹之形於犬羊故不得不竒也他皆倣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與文學不相伴此喻也凡喻必以非類豈可以彈喻單乎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而退為謙夫無難而退謙也知難而退宜也非謙也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生以一詩一賦為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邪直詩賦不是文

章邪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為甲賦矣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為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煥乎郁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浮豔聲病為說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日言也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為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傳曰惟善人能受善言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問於湜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聊有復不能盡不宣湜再拜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僕雖極頑冥亦喘息汗下見誣訶之甚難招禍患之甚易也況僕少不攻文章

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行其道而未得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與案上有一杯藜羹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以撞金石萬羽籥也未嘗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丐貸飾車馬故無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之聳節槩則傳之觸離會則序之值巾壘則銘之簡散聲澹誕無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德我太甚苟嘿嘿不應非朋友切切惇惇之義也故扶病把筆一二論之曰我自小讀六經孟軻楊雄之書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無出於此及子史則曰子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近書書則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詩書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手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載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諸儒爭撰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學者不當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句名

出於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爲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爲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是聖人言也蓋出於周公謚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名之耳非聖人之言明矣苟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辨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以詩易爲經以春秋爲史足矣無待於外也謂經語古而皆微則易曰履霜堅冰至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苦節不可貞之類果純古而微乎謂史語直而淺則春秋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陘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之類果純直

而淺乎經不純微史不純淺又可見也言文之不可立喻則曰春秋不當言無使滋蔓又云春秋舉軍旅會盟豈非敘事邪引左氏傳語徵左氏敘事悉謂之春秋可乎春秋大典也舉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法所及者酌在夫子之心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於敘事則魯國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自謂讀六經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不出於此妄矣又一篇曰某文也某辭也文既與辭異是文優而辭劣耳易之繫辭曰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又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邪書載帝庸作歌臯陶乃賡載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書之辭非文邪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辭非文邪禮有朝聘之辭娶夫人之辭樂有登歌薦辭禮樂之辭非文邪法言曰往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孟軻之辭非文邪太玄之辭也沈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揚雄之辭非文邪是知文者辭之摠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

辭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不當稱文文辭一也但所適有宜耳何異塗云之哉又曰聲病之辭非文也夫聲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然後中律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之不和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反不得謂之文乎猶繪事組纈中有精耳大凡解人之說不敢避墉援膚爪而自矜於堂與心府也要在引學者當知之事以明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後生多泥於所習有陷而溺者力能援之可也如其不同請觀近而後罰

荅開元寺僧書

李翱

前日見命作開元寺鐘銘云欲籍僕之辭庶幾不朽而傳於後世誠足下相知之心無不到也雖然翺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讓乎知聖人之道者也當見命時意亦思之熟矣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給乎下人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吾之辭必傳於後後有聖人如

仲尼者之讀吾辭也則將大責於吾矣吾畏聖人也夫銘古多有焉湯之盤銘其辭云云衛孔悝之鼎銘其辭云云秦始皇帝之嶧山銘其辭云云於盤則曰盤銘於鼎則曰鼎銘於山則曰山銘盤之辭可遷之於鼎鼎之辭可移之於山山之辭可書之於碑惟之所紀爾及蔡邕黃鉞銘以紀功於黃鉞之上爾或盤或鼎或嶧山或黃鉞其意與言皆同非如高唐上林長楊爲之作賦云爾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爲銘爲碑大抵詠其形容有異於古人之所爲其作鐘銘則必詠其形與其音聲與其財用之多少鎔鑄之勤勞爾非爲勒功德誠勸於器也推此類而極觀之某不知君子之文也亦甚矣然其所爲文亦皆有盛名於時天下人咸謂之善焉吾不知吾所獨知其能賢於他人之皆不知乎天下人咸以不知者云善則吾之獨知又何能云善乎雖然吾亦須吾心以須聖人爾阿俗從時則吾不忍爲也故久未承教爲其所懷也如前所云足下欲吾之必銘是鐘也當順吾心與吾道則足下之銘必傳於後代

矣如欲從俗之所云則天下屬辭之士願為之者甚眾矣何籍於李翱之辭哉幸思之也日中時過淮而南書以通意且為別

與李生論詩書

司空圖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味而后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醢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所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淳蓄淵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以格自竒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邪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舉哉賈閬仙誠有警高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寒澁方可置才亦為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后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幼嘗自負既久而愈覺缺然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長冰輕著雨消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上句云陽谷見雞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悖得

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得於江南則有戎鼓和潮暗舩燈照島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舩又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靈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鵲聲帶晚飢得於喪亂則有驂騑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鯨鯢入海涸魑魅棘林高得於道宮則有碁聲花院閉幡影石壇幽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肅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得於郊原則有遠坡春早滲猶有水禽飛上句綠樹連村於樂府則有晚粧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得於愜適則有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雖庶幾不瀆於淺涸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七言云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劒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又五更惆悵迴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上句故園春歸未有又殷勤元日日歌午又明年上句甲子今重皆不拘於一槩也蓋絕句之

作本於詔極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今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儻復以全美爲上即知味外言矣勉旃某再拜

與王駕評詩書

足下末伎之工雖蒙譽於賢哲未足自信必俟推於其類而后神躍而色揚今之贊藝者反是若即醫而靳其病也唯恐彼之善察藥之我攻耳以爲率人以謾莫能自振痛哉且工之尤者莫若伎於文章其能不死於詩者比他伎尤寡豈可容易校量哉國初主上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趨味澄澗若清沅之貫達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焉力勅而氣尋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巨源亦各有勝會閩仙無可割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厭後所聞逾褊淺矣然河汾蟠鬱之氣宜繼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間沈漬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尚者則前所謂必推於其類豈止神躍

色揚哉經亂索居得其所錄尚累百篇其勤亦至矣吾適又自編一鳴集且云撐霆裂月劖作者之肝脾亦當吾言之無怍也

答進士王載言書

李翱

翱頓首足下不以翱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于時將求知者問誰則可皆告曰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足辱厚命況如翱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闕者邪雖然意盛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已莫如恭自貴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德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材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言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綴章稱咏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

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厚氣厚則詞盛詞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焉如瀆有濟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其色黃白不必均也如五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是者則曰文章不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變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生也義不主於理言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有之矣劉氏人物志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邁儼既多受侮

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疾讒說殄行雲驚朕師詩曰死彼柔桑其下侯甸將采其劉濩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充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所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楊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人之文學者之所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辭不上者不成爲文且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乎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此之謂也陸機曰休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驟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

行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知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重其義列於經傳皆可詳別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言游過也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一而慢其二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揚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前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竊懼足下不思乃陷于此韋踐之與翱書亟致足下之善故敢盡詞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爲犯李翱頓首

上楊相公啓

劉太真

太真啓前者曲蒙處分今獻所學舊文伏念早年僻居江介泛窺經典莫究宗源天寶中常遇故揚州功曹蘭陵蕭君語及文學許相師授而家貧世亂不克終之其後從役外府所用寡細雖抱宿心無因警發雖欲奔前賢之墻宇揖作者之風度涉隅角而輒滯望端倪而自失常有一言適至理一章逸遺恨竊懷恥愧不覺淹久以深稽命之罪寧負厚顏之愧謹上近所記錄三十餘章及復內省慙惶汗流伏惟相公秉人文以作相敷天縱之盛美發六籍以立言極三才之奧義協贊一德化成羣有懸衡而制其輕重操繩而審其曲直小人旣無學術又無材用形神低悴年鬢頽老又念頃日曾霑引問擊蒙而恒失所對庸劣而竟無上補今復以此昧塵明鑒相公假爲之納其瑕穢小人不亦自重其嫌斥乎向使彊仕之間獲趨門館荷深仁於哲匠被君子之善誘雖其頑魯或有庶幾之道焉今過五十已加其四學之已困力又不足遇伯樂

而反惡於長鳴視姬姜而自退其陋質抑小人之命也不敢多言
謹啓

上知己文謹啓

杜牧

某啓某少小好爲文章伏以侍郎文師也是敢謹貢七篇以爲視
聽之汚伏以元和功德凡人盡當誦詠紀敘之故作燕將錄往年
弔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艱難以來卒伍傭役輩多據兵
爲天子諸侯故作原十六衛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于反側
叛亂故作與劉司徒書處士之名即古之巢由伊呂輩近者往往
自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寶曆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
有盧終南山下嘗有耕田著書志故作望故園賦雖未能深窺古
人得與揖讓笑言亦或的的分其狀貌矣貞元四年來在大君子
門下恭承指顧約束於政理簿書閒永不執卷上都有舊第唯書
萬卷終南山下有舊廬頗有水樹當以耒耜筆硯閒齒髮尚壯閒
翼有成立他日捧持一游門下爲拜謁之先或希一獎今者所獻

但有輕黷尊嚴之罪亦何所取伏希少假誅責生死幸甚

上令狐相公詩啓

元稹

某啓某初不好文徒以仕無他歧強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
以爲廢滯潦倒不復以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抉摘芻
蕪塵穢尊重竊承相公直於廊廟閒道某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今
獻舊文戰汗悚懼慙忝無地某始自御史府謫官於外十餘年矣
閑誕無事遂用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千餘首其閒感物寓意
可備矇瞽之風達者有之詞直氣麤罪戾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
惟杯酒光景閒屢爲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爲律體卑下格力
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
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閒多有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
有宗主妄相倣效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支離褊淺之詞皆目爲元
和詩體某又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
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

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為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湖間為詩者或相倣效或力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於篇亦目為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某嘗以為雕蟲小事不足自明聞相公記憶累旬已來實懼糞土之牆庇於大廈使不復摧壞永為板築者之誤輒敢繕寫古體詩歌一百首一百韻至兩韻律詩又一百首合為五卷奉啓跪陳或希構厦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櫟櫨椽桶之材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遭迴不為無所用心耳詞旨瑣劣冒黷尊嚴伏俟刑書不敢逃讓死罪死罪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五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六

書八 摠一十一首

吳興姚

鉉

纂

薦賢四

上宰相薦皇甫湜書韋處厚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李

薦齊孝若書令狐楚薦樊衡書崔顥

師資七

與李敦書田弘正與段校理書劉巖夫

答人求文章柳宗元上韓吏部書林簡言

與常州獨孤使君書崔元翰答韋中立書柳宗元

復杜温夫書

上宰相薦皇甫湜書韋處厚

相公閣下伏以燕國張公說登翊聖明底寧泰階推心旁求虛已下納房太尉由布衣振起於門下張曲江自蓬戶發揮於嶺底而

繼播休名襲佩相印克懋勳德不忝揄揚後之朝望因以興勸不
多二公而推燕國者以雜居羣倫齊齒下輩崇構棟榦則杪忽方
輕琢飾珪璋則蒙昧未耀器用既光持之於耳目之前垂後而無
配名節兼大用之於身世之後希古而絕倫夫豈推策考步之爲
乎藏往知來之兆乎蓋合以尺牘片言申以考跡定貌靈異五行
之鍾粹也文章心靈之造形也著誠居業本隱以之顯觀心擇術
自麤以之微以是而求則坐決萬方之內立斷百代之下其術既
定其道甚明竊見前進士皇甫湜年三十二學窮古訓詞秀人文
脫落章句簡斥枝葉游百氏而旁覽折之以歸正囊六義以疾馳
諷之以合雅苟堅其持操不恐於置器之訕脩其踐立不誘於藉
藉之譽孟軻黜楊墨之心揚雄尊孔顏之志形乎既立果於將然
至於用心合論操毫注簡排百氏之雜說判九流之紛蕩摘其舛
駁趨于夷途徵會理軸遣訓詞波無不蹈正超常曲暢精旨置之
石渠必有劉向之刊正羣言列之東觀必有孟堅之勒成漢史施

之奏議必有賈誼之兼對諸生天既委明于斯人苟回險其道未
得按輪而驅則必混翼于天池殫精於沆瀣秉矰繳者從而道之
固无及矣儻得遊門下信其才能相公得徇公之名有撫竒之實
後進幸甚舍人驂御賤役也猶能達掃門之事禰衡雕蟲薄技也
猶能遇非常之薦今某辱奉恩顧實百於舍人之儔皇甫湜蘊積
才志固百於正平之量處厚百舍人之勢不能達百正平之心方
切恃私於門館明者觀之其恥非一也懼愚瞽不盡謹繕其書論
賦合八首用卜可否輕瀆嚴威下情不任戰懼之至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李翱

翱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戎翟匡周室
亡國存荆楚服諸侯莫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齊國亂身死不葬
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
賢則格于天地功及後世不得其人則不得其死其知人不易也
豈惟霸者爲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人皆立于

朝堯能知舜於是乎驩兜放共工流殛鯀竄三苗舉禹稷臯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世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黨於朝禹稷臯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為齊桓公爾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為君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項蓋齊滅之曷不言齊滅之為桓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嫉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豈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末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加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今天子之大臣有土地千里孰有如執事好賢不倦者乎蓋斯人

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可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之遺風明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為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留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翺實為執事惜焉豈唯翺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為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也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凡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于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

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偕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焉則賢者行而常常之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人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聖人不好色而好德者也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德與色均好之又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以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敎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待於人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

況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禮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為他人之所得而大有立功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為執事惜之不可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奈何矣翺窮賤人也直辭無讓非所宜至于此者也為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翺再拜

薦齊孝若書

令狐楚

某官至辱垂下問令公舉一人可管記之任者愚以為軍中之書記節度之喉舌指事立言而上達思中天心發號出令以下行期悅人意諒非容易而可專據竊見前進士高陽齊孝若字考叔年二十四學必專授文皆雅正詞賦甚精章表殊健踈眉目美風姿外若坦蕩中甚畏慎執事儻引在幕下列於賓佐使其馳一檄飛一書必能應馬上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夫掇芳刈楚不棄幽遠況孝若相門子弟射策甲科家居君侯之化下且數年矣不勞重

幣而獲至寶甚善甚善雄都大府多士如林最所知者實斯人也
請為閣下記其若此惟用與捨高明裁之

薦樊衡書

崔顥

夫相州者先王之舊都西山雄崇足是秀異竊見縣人樊衡年三十神爽清晤才能絕倫雖白面書生有雄膽大略深識可以執時俗長策可以安塞裔藏用守道實有歲年今國家封山勒崇希代罕遇含育之類莫不踊躍況詔徵隱逸州貢茂異衡之際會千載一時君侯復躬自執玉陪鑾日觀此州名藩必有所舉當是舉者非衡而誰伏願不棄賢才賜以甄獎得奔大禮升聞天朝衡因此時策名樹績報國榮家今當代之士知出君侯之門矣顥不勝區區敢聞左右俯伏階墀用增戰汗

與李敦書

田弘正

弘正珍重執事之心積二十餘年竟不獲自道於執事者徒懇懇終日常恐空老而無所師誠固內自不安矣自前年朝謁得展拜

執事於道路之間時苦牽事復略不得伸前時所畜之意彌有不足於心矣執事以古今仁義發為懲惡勸善之心豈惟當世士君子所賴抑亦姬公孔子之心待執事而明白之矣每覽前後史策紀其所為古之賢者有出無愧矣弘正近奉制書去魏就鎮自念寵榮已極能無憂惕之甚哉且自二寇亂常已來六十餘載矣河北之地教化之所不行異趙魏常山又河北之尤者日月積習遂為匪人誠可悲矣寢食常念之以為負經濟不羈之才者執事可以將朝廷之化移獷俗之心矣弘正庸虛輒不自意魏子降重為邑人啓茅塞之心仰執事坐師氏之筵使鄙夫修擁篲之禮則向之羞姑可掩矣不審執事當俯而就之乎復恥而不就乎今輒虛上倅之位俟君子光臨古人有功成不居退得所詣者鄙人咏之久矣儻終不拒至誠之情幸甚

與段校理書

劉巖夫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搖舌於口誰不言仁誼哉清濁相渾真偽

難辨今雖有提其肺腸以呈衆某必笑而不諒此亦不足怪也蓋
爲者繁而真者寡况憑區區文字而能取信於人邪所以某蘊蓄
斯久不敢輕奮抑爲此也今幸因執事稍垂盼睐以不倫衆輩故
得肆陳其愚惟賜詳之某七歲受教誨始學箕裘迄今十六不見
成熟性本慵惰強之惟艱不能勦力盡瘁服勤先聖然常謂男子
生而懸弧示有事於四方固不得與兒女曹並列依違以沒世每
欲奮廓埃盪破開濤浪聳翼雲漢垂名竹帛謂舒腕可取耳殊不
知世道隘局九重阻深不可也又欲藏器弛用洗滌他腸昧旦調
旨甘入夜吟編簡索聖賢意探情性源白雲霏空虛舟汎波塵機
不張語默自任湜湜然得全其愚爲唐一閑人而家世清風祇承
嚴訓不可也又欲掉長舌於公卿間蘧蔭戚施以媚於人拱立下
流阿旨從衆善者曰善不善者亦曰善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而愚
僻已慣矯之惟病不可也三者之惑心不可屈志不可諧歧路難
期歲月易老踐履之道俛然自迷執事濯纓清流敏古多識試與

指其要路將鞭蹇以趨之某再拜

荅人求文章書

柳宗元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
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爾儻或得
其高朗探其深蹟雖有蕪累則爲日月之蝕也大珪之瑕也曷足
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子已來茲道大闢家修人勵矧精竭慮
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錄
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
居於萬物之中雄視於百代之下率皆縱誕而不克躑躅而不進
力蹙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
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鑿之頗平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
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陋今
者比肩疊迹大抵生而不遇死則垂聲者衆焉楊雄沒而法言大
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子且猶若是况乎未甚聞著者哉

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狀賊文史挾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蠡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其奪朱亂雅爲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胷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首合爲一通想今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上韓吏部書

林簡言

人有儒其業與孟軻同代而生不遂師於軻不得聞乎道閣下豈不謂之惜乎又有與楊雄同代而生不遂師於雄不得聞乎道閣下豈不謂之惜哉有習於琴者問其所習必曰吾師於某某所傳師曠之道也習於弧者問其所習必曰吾師於某某所傳濯孺子之道也脫二人未至於古然亦無敢是非者以所習有據故也儻

曰吾自能非授受於人也必知其音俚音也其能庸能也嗚呼聖人之道與琴弧之道相遠矣而琴弧尚能自習之如此況聖人之道乎去夫子千有餘載孟軻楊雄死今得聖人之言能傳說聖人之道閣下耳今人睠閣下之門孟軻楊雄之門也小子幸儒其業與閣下同代而生閣下無限其門俾小子不得聞其道爲異代惜焉

與常州獨孤使君書

崔元翰

日月崔元翰再拜上書郎中使君閣下天之文以日月星辰地之文以百穀草木生於天地而肖天地聖賢又得其靈和粹美故皆含章垂文用能裁成庶物化成天下而治平之主必以文德致時雍其承輔之臣亦以文事助王政而唐堯虞舜禹湯文武之代則憲章法度禮樂存焉臯陶伯益伊傳周召之倫則誥命謨訓歌頌傳焉其後衛武召穆吉甫仍敘咸作之詩並列于雅孔聖無大位由修春秋述詩易反諸正而寄之治而素臣丘明游夏之徒又述

而贊之推是而言爲天子大臣明王道斷國論不通乎文學者則
陋矣士君子立於世升於朝而不繇乎文行者則僻矣然患後世
之文放蕩於浮虛舛馳於怪迂其道遂隱謂宜得明哲之師長表
正其根源然後教化淳矣閣下紹三代之文章播六學之典訓微
言高論正詞雅旨溫純深潤溥博弘麗道德仁義粲然昭昭可得
而本學者風馳雲委日就月將庶幾於正若元翰者徒以先人之
緒業不敢有二事不遷於他物而其顛蒙樸駮難以爲工抗精勞
力未有可採獨喜閣下雖處貴位而有仲尼誨人不倦之美亦欲
以素所論撰貢之閣下然而未有暇也不意流於朋友露其嗤鄙
而乃盛見稱歎俯加招納顧惟狂簡何以克堪今謹別貢五篇庶
垂觀察儻復蒙其一字有踰拱壁之利假以一言若垂華袞之榮
不宣元翰載拜

答韋中立書

柳宗元

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

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都來蠻夷間
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尚
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已下
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
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
指目牽引而增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
而東西如是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
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
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
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旣自以爲蜀之日吾子又欲
使吾爲越之雪不亦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
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
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
不喜鬧豈可使吠吠者早夜沸吾耳搔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

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不獨欠爲人之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貴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旣成禮明日造朝到外廷薦笏言於卿士其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佛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邪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觀子氣色誠好惡如何也今書來言者皆太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爲炳炳琅琅務采色銜聲音而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

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叅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叅之荀孟以暢其支叅之莊老以肆其端叅之國語以博其趣叅之離騷以致其幽叅之太史以著其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邪果非邪有取乎抑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

宗元自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若相望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矣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微不肯相見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駭滯多所未甚論安敢懸斷是且非邪書括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儼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括宜無所諛今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辭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留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爲文不能自彫斲引筆行墨快意纍纍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惟以此奉答所謂乎歟邪哉夫者疑辭也矣爾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藿蠟鵠卵者吾取焉道連

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爲十數文即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年非甚少而自荆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嶷然類丈夫視端形直心無岐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宜勿怨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其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某白

圖書

